

十五世紀朝鮮人對日本的觀察和記錄 ——以申叔舟《海東諸國紀》為中心

羅麗馨*

摘要

《海東諸國紀》僅記載日本、琉球兩國，其中又以日本的份量最多，佔 97%。此書有六幅地圖，由這些地圖可以了解朝鮮人關心對馬、壹岐兩島的程度、日本人的世界知識，及十五世紀朝鮮、日本、琉球三國對東亞地區的認識。此書對日本的政治、社會、風俗、地理有全面的觀察，並且匯集有朝鮮對日本的各種聘問規定，是一部十五世紀朝鮮人認識日本的集大成，也是理解中世日本與朝鮮外交往來重要的史料。

關鍵詞：海東諸國紀、對馬、壹岐

* 現任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前言

「海東」一語原指位於中國東方的國家，日本、琉球、朝鮮均屬於此一地域圈。《海東諸國紀》一書雖以海東為名，但僅記載日本、琉球兩國，朝鮮則完全未論及。其中日本又佔 97%，琉球只佔 3%。申叔舟長期執掌外交，以事大交隣為己任。他撰修此書，匯集日本歷代天皇事略、各代國王襲職、日本風俗、七道六十六州使者、外交諸禮儀等，對瞭解日本國情及完備朝鮮外交體制貢獻很大，此書成為朝鮮日後對日交通的範本。

《海東諸國紀》有六幅地圖，¹對馬、一岐（壹岐）兩島圖是申叔舟自己繪製的，其他四幅包括琉球國圖，是申叔舟根據道安攜帶至朝鮮的日本圖和琉球圖製作的。²由這些地圖可以知道朝鮮人關心對馬、壹岐兩島的程度、日本人的世界知識，³及十五世紀朝鮮、日本、琉球三國對東亞地區的認識。

《海東諸國紀》的記載以日本為重心，此書是十五世紀朝鮮人全面觀察日本政治、社會、風俗、地理最詳細的紀錄。藉由分析此書，可以理解當時日朝外交的實態。此書有田中健夫的譯注

¹ 這些地圖有三個特點，1.「海東諸國總圖」是日本和琉球最早的雕版印刷地圖。2.「琉球國之圖」是現在所知最早的琉球國。3.「本國之圖」是最早將夷島（北海道）另做一島描繪的地圖。田中健夫，〈倭寇と東アジア交通圏〉，收入安江良介，《列島内外の交通と国家》（東京：岩波書店，1994），頁168；秋岡武次郎，《日本地圖史》（東京：ミュジウム圖書編集部，1997），頁91；宍地利明，〈日本図と世界図—繪地圖に描かれた中世日本の異域〉，收入荒野泰典等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自意識と相互理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頁287-316。

² 道安居住博多，1453年首次以琉球使者至朝鮮，1455年、1457年又兩次護送朝鮮漂流民回國。齊藤孝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85），《端宗實錄》，卷6，頁372上，元年4月辛亥條；申叔舟，《海東諸國紀》（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頁179，西海道筑前州，護軍道安條；田中健夫，〈朝鮮琉球間における中世の対馬〉，《朝鮮學報》，三十九、四十輯（奈良，1985.2），頁124。

³ 對馬、壹岐二圖相較於本國（本州）圖，比實際面積大。「日本本國之圖」陸地外側諸島，有些是實在地名，如夷島、大島、志摩州、佐渡州、隱岐州等。有些是根據中國典籍上的國名或想像的地名選擇配列，如扶桑、瀛洲、女國等。有些地名則位置有誤，如三佛齊、勃海（渤海）。這些地名全是日本人自己所添加，此顯示其對異國關心的擴大，但這些海外知識並非完全正確。田中健夫，〈『海東諸國紀』の日本、琉球国—その東アジア史的意義と南波本の紹介—〉，《海事史研究》，45號（東京，1988.3），頁21上。

本，相關研究較重要者有，中村榮孝〈『海東諸國紀』の撰修と印刷〉、河宇鳳〈申叔舟と『海東諸國紀』—朝鮮王朝前期のある「国際人」の営為〉，及長節子《中世国境海域の倭と朝鮮》等。⁴ 本文僅就此書撰修經過、日本國紀、朝聘應接紀、孤草釣魚禁約等四部份作討論。書中朝鮮接待諸使的規制記載相當複雜，此部份則製表以配合說明。

二、撰修經過

《海東諸國紀》的作者申叔舟 1417 年 6 月生，字泛翁，號希賢堂、保閑齋，慶尚道高靈縣人。1439 年科舉及第，歷任集賢殿學士、都承旨、大提學、領議政、禮曹判書，及經筵廳、藝文館、春秋館、弘文館等領事、觀象監事、高靈府院君等職。四次以功臣受封「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保社炳幾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弘文佐理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等稱號。世祖（1456-1468 在位）稱他「卿是我的魏徵」。1475 年 6 月卒，享年五十九歲，諡號文忠。⁵

申叔舟博通經史，擅長詩文，有《保閑齋集》。聲韻學造詣深，世宗（1419-1450 在位）時代參與「訓民正音」，制定朝鮮語字母，並編纂《洪武正韻訓譯》、《四聲通考》、《東國正韻》等。對軍事問題，亦有研究，著有『兵政』、『兵將說』、『北征錄』等。又有外交長才，1443 年以書狀官隨正使卞孝文、副使尹仁甫至京都。1452 年仍以書狀官隨謝恩使首陽大君（後來的世祖）至北京，1455 年以奏聞使再至北京。1459 年以咸鏡道都體察使赴女

⁴ 中村榮孝，〈『海東諸國紀』の撰修と印刷〉，收入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上（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河宇鳳，〈申叔舟と『海東諸國紀』—朝鮮王朝前期のある「国際人」の営為〉，收入大隅和雄、村井章介編，《中世後期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国際關係》（東京：山川出版社，1997）；長節子，《中世国境海域の倭と朝鮮》（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

⁵ 齊藤孝編纂，收入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56，頁511下-512下，六年六月戊戌條；申叔舟，《海東諸國紀》，序，頁7-8；河宇鳳，〈申叔舟と『海東諸國紀』—朝鮮王朝前期のある「国際人」の営為〉，頁68-69；田中健夫譯注，《海東諸國紀—朝鮮人の見た中世の日本と琉球》（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21-22、408。

真調解其種族間的問題。1467 年任禮曹判書後，至死兼此職。他長期執掌外交，改善對外關係，在完備外交體制上有很大貢獻。⁶死時，成宗謂左右曰：「久掌禮曹，以事大交隣為己任，詞令多出其手。」⁷

申叔舟撰修此書，是奉成宗（1470-1494 在位）之命。《海東諸國紀》序載：「我主上殿下命臣叔舟撰海東諸國朝聘往來之舊，館穀禮接之例……。」⁸至於動機，序又載：

夫交隣聘問，撫接殊俗，必知其情，然後可以盡其禮。盡其禮，然後可以盡其心矣。……竊觀國於東海之中者非一，而日本最久且大。……習性強悍，精於劔槊，慣於舟楫，與我隔海相望。撫之得其道，則朝聘以禮。失其道，則輒肆剽竊。前朝之季，國亂政紊，撫之失道，遂為邊患，沿海數千里之地，廢為榛莽。……今我國家，來則輔之，優其餼廩，厚其禮意。彼乃狃於尋常，欺誑真偽。處處稽留，動經時月。變詐百端，溪壑之欲無窮。小拂其意，則便發忿言。地絕海隔，不可究其端倪，審其情偽。其待之也，宜案先王舊例以鎮之。而其情勢各有重輕，亦不得不為之厚薄也。⁹

由此序文知，申叔舟認為與隣國外交往來，必須先瞭解其國，才能盡其禮。日本與朝鮮隔海相望，安撫得宜，彼即來朝聘。安撫無方，則四處劫掠。又，日本朝聘者有勢力大小之別，故接待應有厚薄。可知與日本交隣聘問，自高麗時期已困擾朝鮮。倭寇來朝聘或劫掠，與朝鮮安撫是否得宜有關。他說：日本「島居星散，風俗殊異。今為是書，終不能得其要領，然因是知其梗槩，

⁶ 田中健夫，〈十五世紀日朝知識人の相互認識〉，收入氏編，《前近代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頁4-5；河宇鳳，〈申叔舟と『海東諸國紀』—朝鮮王朝前期のある「國際人」の營為〉，頁69-71。

⁷ 齊藤孝編纂，收入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56，頁512下，六年六月戊戌條。

⁸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

⁹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7。

庶幾可以探其情，酌其禮，而收其心矣。」¹⁰這應是他著述此書最主要的目的。

此書使用的史料，序載：「謹稽舊籍，參之見聞，圖其地勢，略敘世系原委、風土所尚，以至我應接節目，哀輯為書以進。」¹¹簡而言之是稽考過去的典籍，並參以赴日時的見聞。若進一步分析，可分「朝聘應接紀」、「日本國紀」和「琉球國紀」、「地圖」三部份討論。1.朝聘應接紀：此部份是根據禮曹的文書，因禮曹掌儀式、典禮、外交協定等。2.日本國紀和琉球國紀：這部份史料取自承文院，因承文院掌管外交文書。據《經國大典》載：「書狀官逐日記事，回還後，啟下承文院謄錄。」¹²隨使節出使的書狀官，回國後其日記由承文院謄錄保存。書狀官逐日記事外，也記載出使國的風俗、習慣、制度等。又「日本國紀」中「天皇代序」，對日本歷代天皇的繼承、改元等，有錯誤但不多。「七道六十六州」記載各州屬郡、水田町數、特產等。這兩部分大約是以日本的年代記、地誌類為基礎，而這類書籍應是雙方往來時被攜至朝鮮的。¹³與「日本國紀」相較，「琉球國紀」相當簡略。¹⁴3.地圖：《端宗實錄》，元年（1453）七月己未條載：「禮曹啟，日本僧道安賚來日本、琉球兩國地圖，摸畫四件，粧褙成簇。一件入內，其餘分藏于議政府、春秋館及本曹。從之。」¹⁵即1453年日本僧侶道安攜帶日本和琉球兩國的地圖至朝鮮。由於「海東諸國總圖」、「日本本國之圖」（本州圖）、「日本國西海道九州之圖」、「琉球國之圖」的構圖，與道安攜至朝鮮的這二幅地圖相同。因

¹⁰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2。

¹¹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

¹² 法制處編，《經國大典》（東京：和平堂，1962），〈禮典·藏文書〉，頁278。

¹³ 中村榮孝，〈『海東諸國紀』の撰修と印刷〉，頁358、360。

¹⁴ 琉球遣使朝鮮，《海東諸國紀》僅記載三位，即宣德五年（1430）的梁回，成化四年（1468）的李金玉，成化五年（1469）的等悶意；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55-256。實另有1462年的道安；齊藤孝編纂，收入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歷代朝鮮朝實錄·世祖實錄》，卷27，頁475下，八年二月癸巳條。

¹⁵ 齊藤孝編纂，收入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歷代朝鮮朝實錄·端宗實錄》，卷7，頁392下，元年七月己未條。

此可以推測，這些地圖是申叔舟以道安的這二圖為基礎製作的。¹⁶又，據《世宗實錄》，二十年（1483）二月癸酉條載：

禮曹進日本圖。初檢校參贊朴敦之奉使日本，求得地圖而還，仍誌其圖下，以贈禮曹判書許稠。稠遂倩工粧縵以進，至是上命禮曹改模以進，仍命應教柳義孫誌之。敦之誌曰：建文三年春，予奉使日本。聞備州守源詳助國之名士，有往見之志。源先來請見，勞慰甚厚。予因請看其國地圖，源出而與之。圖頗詳備，宛然一境之方輿。唯一岐、對馬兩島闕焉，今補之而重模云。¹⁷

朴敦之於 1397 年十二月以回禮使至日本，1399 年五月回國。他從備州守源詳助家帶回的日本圖並沒有壹岐和對馬兩島，朴敦之重新模畫並加上兩島。據柳義孫誌的敘述，朴敦之於永樂十八年（1420）贈此圖給許稠，許稠裝裱後呈給世宗，但因「細密未易觀覽」，宣德十年（1435）夏五月世宗命禮曹再次模畫，1438 年完成。¹⁸因此壹岐和對馬兩島圖應是申叔舟自己製作的，範本則是朴敦之於源詳助家的藏本補上二島完成的日本圖。

此書完成年代，據序文最後載，是「成化七年辛卯季冬」，即 1471 年十二月。¹⁹此書有成化十年（1474）甲午三月增補的三浦

¹⁶ 「日本本國之圖」中，港灣和航路的記載為行基式日本圖所未見。航路距離用日本里數，此大約是道安所添加的。又，「日本國都」中有天皇宮、國王殿、畠山殿等記載，此可能是申叔舟加記的。所以此圖大約是在既有的行基圖上，由道安和申叔舟添加完成的。「西海道九州之圖」比行基式日本圖詳細正確，因此可以推測是由道安或以上松浦為根據地有經驗的航海者添加完成的。「琉球國之圖」，周邊島嶼記載相當詳細正確，恐怕也是道安完成的。「海東諸國總圖」是統合「日本本國之圖」、「日本國西海道九州之圖」、「日本國壹岐島之圖」、「日本國對馬島之圖」完成的。田中健夫，〈『海東諸國紀』の日本・琉球國—その東アジア史的意義と南波本の紹介—〉，頁21上下、22上下、23上。

¹⁷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6），卷80，頁615上，二十年二月癸酉條。

¹⁸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80，頁615上，二十年二月癸酉條。1397年12月，大內義弘派遣僧永範、永廓至朝鮮，二人回國時，朴敦之以回禮使一齊至日本。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太祖、定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5），《太祖實錄》，卷12，頁113下，六年十二月癸卯條；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太祖、定宗實錄》，《定宗實錄》，卷1，頁149上，元年五月乙酉條。

¹⁹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7。

圖，並附有成化九年（1473）九月初二日〈畠山殿副官人良心曹饋餉日呈書契〉和弘治十四年（1501）四月二十二日增補的琉球國紀事。²⁰因此可以推測，此書在 1471 年完成後陸續又增補。畠山殿即畠山義勝，他為了在領地能登的天德禪寺建造大藏殿，1473 年派遣正使照隣、副使良心至朝鮮請求資助。²¹良心上呈禮曹此一書契，主要是敘述義勝在應仁、文明之亂（1467-1477）時的去就，及成為管領的經緯。三浦各圖之後，簡略記載有各浦至京城和各浦間的路程、倭戶口數、寺社數等。此書「朝聘應接紀」中的三浦禁約條和上京道路條也有三浦戶口和上京路程的記載。上京路程二者記載相同，戶口略有差異。成宗五年（1474）正月，三浦均發生火災，二十七日朝廷派遣禮曹佐郎南悌赴三浦賑恤，並調查三浦倭戶的丁口和土地。²²增補的三浦戶口應是新調查的戶口。良心的書契和三浦圖，一為上呈禮曹的文書，一為禮曹賑恤使的報告，此應是兼領禮曹判書的申叔舟自己附加的。²³至於琉球國的記事，「琉球國紀」中的「國王代序」條載：「琉球去我最遠，不能究其詳，姑記朝聘名號次第，以待後考。」²⁴知申叔舟對琉球國只簡略記載。燕山君七年（1501）正月辛未條載：「兵曹判書李季全啟，琉球國使臣世祖朝來聘，今年重來。其國之風土、人物、世代，未之詳知。請令宣慰使成希顏從容詳問，書于海東諸國紀之末，以備後考。傳曰：可。」²⁵即成希顏詳問琉球使臣其國之風土、人物後，記錄下來，並附載於此書之後。琉球國的記事，是申叔舟死後附加的。至於成宗二年（1471）四月、六月、八月、九月分別修訂「使船大小船夫定額」、「留浦日限」、「過海料」、「上京人數」，三年三月修訂「給料」，五年九月修訂

²⁰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31-36、291-294、295-305。

²¹ 中村榮孝，〈『海東諸國紀』の撰修と印刷〉，頁345-346。

²²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32、34、36、289、280-281；齊藤孝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38，頁357下，五年正月庚戌條；頁359上，癸丑條。

²³ 田中健夫譯注，《海東諸國紀——朝鮮人の見た中世の日本と琉球》，頁429。

²⁴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55。

²⁵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燕山君日記》，卷40，頁507上，七年正月辛未條。

「釣魚禁約」等，²⁶此書均未有任何改正。

《海東諸國紀》的版本，中村榮孝和田中健夫均有討論，本文僅略作說明。此書有四種古版本，1.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本。此為 1512 年內賜給弘文館校理洪彥弼的書。2.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收藏本。因在對馬島主宗氏家流傳，因此也稱為宗伯爵家藏本。戰前移至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修會，戰後轉移至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33 年朝鮮總督府加以影印刊行，並收入《朝鮮史料叢刊第二》。1975 年國書刊行會影印此影本，再出刊。3.內閣文庫收藏本。內容與第一種相同，原為毛利高標收藏，1828 年其孫毛利高翰將此書獻給幕府。4.南波松太郎收藏本。原為潘祖蔭（1830-1890）所有，其後輾轉為北京傅增湘（1872-1950）、東京文求堂、京都臨川書店收藏，最後流入南波松太郎（1894-？）之手。第一、二、三種為十六世紀初年的刻版，印刷時期不明確，但版式幾乎完全相同。第四種為十七世紀的刻版。地圖是木刻，文字是金屬活字。²⁷

清朝朱彝尊（1629-1709）在其「書海東諸國紀後」載：

予晚得朝鮮人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雖非完善，而此邦君長授受、改元，由周至于明初，珠連繩貫，因取以補廣漢遺書。至其分壤之廣，八道六十六州，若聚米于前，山川在目，比于張洪、薛俊、侯繼高、李言恭、鄭若曾所述，尤瞭如指掌矣。²⁸

他認為，此書對日本的記載比明代張洪的《南蠻書》、薛俊的《日本考略》、侯繼高的《日本風土記》、李言恭的《日本考》、鄭若曾

²⁶ 齊藤孝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10，頁130上，二年四月己酉條；頁151下，六月甲子條；卷11，頁160下，八月丙寅條；頁163上，九月庚辰條；卷16，頁207上，三年三月己亥條；卷47，頁42上，五年九月乙亥條。

²⁷ 田中健夫譯注，《海東諸國紀—朝鮮人の見た中世の日本と琉球》，頁419-427；田中健夫，〈『海東諸國紀』の日本・琉球圖—その東アジア史的意義と南波本の紹介—〉，頁28上-33上。中村榮孝，〈『海東諸國紀』の撰修と印刷〉，頁339-343。

²⁸ 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張元濟等輯，《四部叢刊》（上海：上海商務，1979），卷44，頁363下。

的《日本圖纂》詳細。此書保留了十五世紀日朝兩國交聘的儀節，申叔舟死後朝鮮當局遇有日本的外交問題，即以此書為準則。如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後，雙方交涉復交時，朝鮮即由此書尋求往例舊規。此書是瞭解中世日朝關係受矚目的史料，也是朝鮮初期對日外交禮儀的集大成。

三、日本國紀

日本國紀包括天皇代序、國王代序、國俗、道路里數、七道六十六州等。關於七道六十六州，此書目錄雖記載為八道六十六州，但內容實僅畿內五州和七道六十一州的記事，申叔舟大約將畿內五州視為一道。江戶時代的朝鮮使節則稱此為畿內道，並且均稱日本有八道。²⁹日本於平安時代初期形成六十六國二島的行政區劃，六十六國二島共分為五畿七道。鎌倉以後，也有仿照中國習慣將六十六國稱為六十六州者，但此行政區劃直至幕末不變。1869年新增北海道，始成為所謂五畿八道。下面僅就以上各項略作論述，並根據史實以七道討論。

（一）天皇代序

天皇代序從神武天皇開始至後土御門天皇（1464-1500 在位）止，計羅列一〇四位天皇。申叔舟將神功皇后列為第十五代天皇，大友皇子則未列入第三十九代。第四十七代天皇，據《續日本紀》載為淳仁天皇，³⁰申叔舟則以淡路廢帝稱之。第六十五代華山天皇即花山天皇，第七十三代堀川天皇即堀河天皇，第七十五代宗德天皇即崇德天皇。第八十五代廢皇即位僅二個多月（1221年4月20日—7月9日），歷代天皇中在位最短，1870年追贈為仲恭天皇。第八十九代深草天皇，日本歷史上稱為後深草天皇，

²⁹ 李景稷，《扶桑錄》，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海行摠載》第三輯，（首爾：民族文化文庫刊行會，1986），頁21下；南龍翼，《聞見別錄》，收入《海行摠載》第六輯，〈州界·畿內道〉，頁9上。任守幹，《東槎日記》，收入《海行摠載》第九輯，〈聞見錄〉，頁87下；申維翰，《海游錄》下，收入《海行摠載》第二輯，〈附聞見雜錄〉，頁4上。

³⁰ 菅野真道，《續日本紀》，收入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2卷（東京：國史大系刊行會，1935），卷21-25。

主要是避第五十四代仁明天皇「深草帝」的別稱。第九十五代花山天皇，申叔舟在夾注記載或稱花國，實際上是花園天皇。³¹另外，第九十六代後醍醐天皇之後，直接列北朝光嚴、光明、崇光、後光嚴、後圓融五位天皇，南朝後村上、長慶、後龜山三位天皇並未列入，³²此顯示申叔舟將北朝視為正統。「天皇代序」最後所謂當今天皇，以所列天皇順序，應是第一〇二代後花園天皇。但此條記載：「四年庚辰（1460）改元寬正，七年丙戌（1466）改元文正，二年丁亥（1467）改元應仁，三年己丑（1469）改元文明，至今辛卯（1471）為三年。」³³1464年後土御門天皇即位，辛卯三年是後土御門天皇文明三年，當今天皇應是後土御門。

申叔舟對日本歷代天皇的出生、年號、在位年、享年、在位期間的大事等，多半有簡略的敘述。關於神功皇后，《日本書紀》將其作紀，但有別於天皇。《日本紀》、《攝津國風土記》、《常陸國風土記》等，雖均出現過稱皇后為天皇之例，但明確將其列為十五代天皇，則始於《住吉大社神代記》（731年成書）。其後，平安、鎌倉時代，雖有如《釋日本紀》不承認皇后為女帝的文獻，但幾乎所有的史書均踏襲女帝說。《大日本史》（1657-1906）編纂時，始將神功皇后改入后妃傳。³⁴但至幕末，仍有主張女帝說的學者。大正十五年（1926），下詔將神功皇后排除在歷代天皇之外。³⁵至於天智天皇歿後（671年12月3日），大友皇子是否即位，亦是爭論的問題。³⁶如《日本書紀》卷二十七記載天智天皇一代，卷二十八、二十九記載天武天皇時代。但卷二十八只記載天武天皇

³¹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42、53-54、58、70、76、78、89、92、98。

³²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00-102。

³³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04。

³⁴ 源光圀修，《大日本史》（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28），卷74，頁14。

³⁵ 羅麗馨，〈日本人的朝鮮觀——神功皇后征三韓的傳說〉，《新史學》，18：3（臺北，2007.9），頁194；田忠卓編，《住吉大社神代記》（東京：弘文堂書房，1943），序，頁1載：「氣息長姬天皇，諱神功，天皇第十五代。」；吉井良隆，〈神功皇后研究史〉，《藝林》，10：4（京都，1959.8）。

³⁶ 天智天皇歿於671年12月3日，大友皇子於671年12月5日-672年7月23日掌朝政。

元年（672），即壬申之亂發生之年，卷二十九則記載天武天皇於天武二年（673）二月即位，³⁷此說明《日本書紀》認為大友皇子未即位。但《扶桑略記》（平安時代成書）載：「十年辛未正月五日，以大友皇子為太政大臣」、「同十月立大友太政大臣為皇太子」、「十二月三日天皇崩，同十二月五日大友皇太子即為帝位。」³⁸《水鏡》（鎌倉初期成書）載：「十二月三日天智天皇歿，同五日大伴皇子即位。」³⁹《大日本史》第十卷，更立「天皇大友紀」。⁴⁰大友皇子即位說，雖有反對者，但自江戶初期至幕末是通論。明治三年（1870），大友皇子被追諡為弘文天皇。由於反對弘文天皇等於反對明治天皇的決定，此成為禁忌，未即位說至明治末期始再出現。現今一般看法是大友皇子未即位，但天皇系圖或表仍將第三十九代記載為弘文天皇。

（二）國王代序

國王代序記載簡略，全文包括夾注 57 字，總計 476 字。至於鎌倉將軍和室町將軍的世系則有錯誤，如國王代序載：「後白河天皇保元三年戊寅，征夷大將軍源賴朝主鎌倉。」後白河天皇（1127-1192）在位期間是 1155 年 8 月 23 日至 1158 年 9 月 5 日，保元三年即 1158 年。源賴朝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是 1192 年，為後白河法皇歿年。⁴¹另外，鎌倉將軍只有九代，申叔舟則記載：「世祖承襲傳十二代。」⁴²又，室町幕府第四代將軍是足利義持（1386-1428），1423 年讓位其子義量為第五代將軍。但義量早世（1407~1425）無嗣，政務仍歸義持執掌。1428 年義持歿時並未指定繼承者，1429 年足利義滿第三子義教（1394-1441）始襲職為第六代將軍。申叔舟在「國王代序」中記載：「義持死，子義教

³⁷ 舍人親王奉敕撰，《日本書紀》，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1卷下（東京：吉川弘文館 2000），卷27、28、29，頁331。

³⁸ 皇圓，《扶桑略記》，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5卷，頁62。

³⁹ 不詳，《水鏡》，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21卷上，頁56。

⁴⁰ 源光圀修，《大日本史》，卷10，頁131-134。

⁴¹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04-105。

⁴²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05。

嗣。」⁴³遺漏第五代將軍義量，同時義教亦非義持子。「國王代序」又載：義勝（第七代將軍）「三年癸亥病死，又立其弟義成。義成死，又立其弟義政，即今所謂國王也。」⁴⁴義成於 1453 年改名義政，義成即義政，為第八代將軍。申叔舟誤將義政當作是義成的弟弟。義政於 1449-1473 年任將軍職，即申叔舟所謂當今國王。申叔舟對將軍的觀察是，將軍在日本國內不稱王只稱「御所」，文書稱「明教書」，每年元旦率大臣晉謁天皇，與天皇平常不接觸，國家大政與外交均由其主持。⁴⁵天皇不預國事的看法，江戶時代的朝鮮使節亦相同。⁴⁶

（三）國俗

全文包括夾注 67 字，總計 312 字。文字不多，但涵蓋面很廣，各項習俗敘述簡短明瞭。僅綜合說明如下：

天皇之子於其族中娶妻，將軍之子娶大臣之女；大臣以下官職世襲，各有一定的職田和封戶；刑罰嚴，重則殺之；民無徭役，有工役則雇募；兵好用槍劍，刃精巧無比；飲食用漆器，敬客用土陶器，有箸無匙；男子斷髮束之，皆佩短劍；婦人剃眉後於額頭畫眉，垂髮且接髮，其長拖地；男女冶容者皆染黑齒；相見時用蹲坐之禮，遇尊長則脫鞋、笠；民家住板屋，惟天皇、將軍住所和寺院用瓦；喜喝茶，路旁置有茶店，一文一碗；人多處開市置店，富人取用無歸女子，給衣食，修飾其儀容，名曰「傾城」，以招引客人留宿。店中供應酒食，收些微錢，故行旅無需攜帶糧食；無論男女，皆學習「加多千那」（katakana，片假名），有四十七個字母，唯僧侶懂漢字；男女衣服都是斑彩青質白文衣，男子上衣及膝，裙長拖地，戴烏帽或不戴，天皇、將軍及其親屬戴立烏帽；男女出門時戴笠，笠為蒲、竹、梶木製。逢正月元日（元旦）、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六月十五日（祇

⁴³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06。

⁴⁴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07。

⁴⁵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07。將軍在日本國內不稱王只稱御所，宋希環也有記載。谷村一太郎、小川壽一，《老松堂日本行錄解說》（東京：大洋社，1933），頁80。

⁴⁶ 黃床，《東槎錄》，收入《海行摠載》第四輯，〈聞見摠錄〉，頁56上。

園臨時祭)、七月七日(乞巧)、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八月一日(八朔)、九月九日(重陽)、十月五日(食餅)等節日,無論大人小孩、鄉黨親族,宴飲歡樂,互贈禮物。⁴⁷

朝鮮人所寫的日本紀行,以1420年宋希璟的《老松堂日本行錄》最早。但此書除僧侶、寺院外,有關天皇將軍之子娶妻、無徭役、刑罰嚴、用漆器、用箸、男子配劍、婦人垂髮、染齒、蹲坐禮、茶店、假名、帽笠等,全未記載。對日本社會風俗有較全面觀察的,則以申叔舟的《海東諸國紀》最早。申叔舟的觀察雖不如江戶時代通信使深入、詳細,但大致無誤。⁴⁸

(四) 道路里數

室町時代,朝鮮使節至日本,從釜山到兵庫是水路,兵庫到京都是陸路。《海東諸國紀》是申叔舟在出使二十八年後,以完備朝聘禮儀為目的編寫的著作。此書沒有像出使紀錄一樣,依日期記載行程。申叔舟僅簡略說明路程里數,即自慶尚道東萊縣富山浦至對馬都伊沙只四十八里,都伊沙只至船越浦十九里,船越浦至壹岐風本浦四十八里,風本浦至博多三十八里,博多至赤間關三十里,若由風本浦直接到赤間關則為四十六里。赤間關至竈戶關三十五里,竈戶至尾路關三十五里,尾路至兵庫關七十里,以上是水路。兵庫至京都陸路十八里。總計水路三百二十三里,陸路十八里。《海東諸國紀》「凡例」載,日本一里等於朝鮮十里,所以依朝鮮單位計算,水路三千二百三十里,陸路一百八十里。⁴⁹

江戶時代,朝鮮通信使也記載釜山至淀浦的水程里數,如1607年副使慶暹的記載是三千三百三十里,1624年副使姜弘重的記載是三千三百九十里,1655年從事官南龍翼的記載是三千二百九十里,1682年漢學前正金指南的記載是三千二百四十五里。⁵⁰

⁴⁷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08-111。

⁴⁸ 江戶時代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社會風俗的記載,參見羅麗馨,〈江戶時代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社會的觀察〉,《臺大歷史學報》,41(臺北,2008.6)。

⁴⁹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11-112。都伊沙只,今長崎縣上縣町。船越浦,今長崎縣美津島町。風本浦,今長崎縣勝本町。竈戶關,今山口縣上關町。尾路關,今廣島縣尾道市。

⁵⁰ 慶暹,《海槎錄》,收入《海行摠載》第二輯,頁51下;姜弘重,《東槎錄》,收入《海行摠

這四次均經由藍島至赤間關，未至博多。依申叔舟記載，若經博多則多出二百二十里。又，依南龍翼記載，兵庫至淀浦亦是二百二十里。⁵¹所以這些水路里數的記載，差異不大。海上航行不免會遇風浪，船路無法正確掌控，此大約是其因素。

（五）七道六十六州

日本在地理上分七道六十六州，附加對馬和壹岐二島。申叔舟對各州的郡數和水田數都有記載，少數州記載有特產，只有山城州、筑前州、對馬島有較多面的敘述。《海東諸國紀》載，山城州為國都，其形勢「有山如城，峻嶮自北而南，東西回抱至南而未合。別有圓山當其口，二川東西而下，至圓山合流而入于海。」都中閭巷道路四通八達，「每一町有中路，三町為一條，條有大路，井井不紊，凡九條。」人口有「二十萬六千餘戶」，各州諸大臣在京師都有「京邸」。⁵²對於京都的地勢和道路，申叔舟在為日本僧侶壽蘭作的詩中，有：「王都百里山作城，西北嵯峨東嶙峋。三州流惡南注海，町滌井井街巷勻。」詩句。⁵³除人口外，申叔舟對京都的記載與江戶時代通信使的紀錄並無不同。⁵⁴京都的人口，1661 年有 362,322 口，1681 年有 577,548 口、47,000 戶，1716 年有 350,986 口，1750 年有 522,625 口、128,745 戶。⁵⁵Don Rodrigo 則記載 1609 年京都人口有三十萬或四十萬。⁵⁶即京都人口在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中期，最多五十餘萬人，一般則在三十

載》第三輯，頁45上；南龍翼，《聞見別錄》，〈道里〉，頁12下；金指南，《東槎日錄》，收入《海行摠載》第六輯，頁53下。

⁵¹ 南龍翼，《聞見別錄》，〈道里〉，頁12下，大坂城距兵庫一百三十里，平方距大坂五十里，淀浦距平方四十里，因此兵庫距淀浦二百二十里。

⁵²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12-113。

⁵³ 申叔舟，《保閑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10（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卷11，題日本國僧壽蘭詩軸，頁93下。

⁵⁴ 慶暹，《海槎錄》，頁42下，「五月初五日」條；金世濂，《海槎錄》，收入《海行摠載》第4輯，頁10下，「十一月十六日」條；南龍翼，《聞見別錄》，〈道里·倭京〉，頁12下；南龍翼，《扶桑錄》下，收入《海行摠載》第五輯，頁54上下，「九月十二日」條。

⁵⁵ 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江戸時代の三都》（東京：明石書店，1993），頁18，〈江戸時代前半期三都の町方人口〉表。

⁵⁶ Don Rodrigo 著，村上直次郎譯註，《ドン・ロドリゴ日本見聞録》（東京：雄松堂書店，1975），頁43。Rodrigo 於1609年遇海難至日本。

五萬至三十六萬人之間。「二十萬六千餘戶」，若每戶以四人計則近百萬，此一戶數有待商榷。

《海東諸國紀》又載，筑前州有火井（火山口）、產硫黃。居民萬餘戶，小二殿領四千餘戶，大友殿領六千餘戶。居民以商為業，琉球、南蠻商船多聚於此。北面有白沙三十里，松樹成林。日本都是海松，惟此地有陸松。日本人以為奇勝，多以此作畫。此地之博多，或稱霸家臺、石城府、冷泉津、筥崎津等。⁵⁷對於白沙和松林，申叔舟在題送海雲的詩中，有「霸家臺畔松萬株」之語。為壽蘭作的詩中，也有：「筥崎斜連霸家臺，白沙十里松萬株。」詩句。⁵⁸博多即宋希璟所記載的朴加大，宋希璟對波古沙只（hakozaki 筥崎）的白沙和松林有如下記載：「松亭在朴加大北一里，西濱大海，平堤閑曠，其中無雜樹，只有白沙青松，故名。」並有「沙堤千頃白，松木萬條青」詩句。⁵⁹至於連亙數里的海岸長松，是日本平原特有的自然景觀，江戶時代的通信使記載甚多。⁶⁰博多之稱為霸家臺，據申維翰（1681-?）記載：1719年他隨使節團到藍島時，雨森芳洲（1667-1755）曾贈詩給他，詩有「雄關月照霸家臺」之句，他問霸家臺在何處。雨森芳洲回答：「博多津日語發音和家多，貴國申文忠叔舟奉使日本時，筆錄曰：霸家臺。此為音譯之訛，但其義甚佳，故至今仍以此稱呼。」⁶¹即霸家臺之稱始於申叔舟。

對馬島地形狹長，南北三日程，東西一日或半日程。四面皆石山，土瘠民貧。居民以煮鹽、捕魚、販賣為生，申叔舟有島民「貧甚」之言。產柑橘、木楮（造紙原料）。俗尚神，南北高山分

⁵⁷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74-175。

⁵⁸ 松田甲，〈博多と朝鮮人の事蹟〉，《朝鮮》，124號（京城：1925.9），頁94；申叔舟，《保閑齋集》，卷7，題送日本使僧海雲詩卷，頁58上；卷11，題日本國僧壽蘭詩軸，頁93下。

⁵⁹ 谷村一太郎、小川壽一，《老松堂日本行錄解說》，頁59。

⁶⁰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收入《海行摠載》第三輯，頁56下，「十一月二十六日」條、「十一月二十七日」條；金世濂，《海槎錄》，收入《海行摠載》第四輯，頁12下，「十二月初一日」條。

⁶¹ 申維翰，《海游錄》上，收入《海行摠載》第一輯，頁57上。

稱子神與母神，山之草木、禽獸無人敢犯。犯人若進入神堂，則不敢追捕。島上有牧馬場四所，馬二千餘匹，多「曲背」（體型較小）。⁶²對馬有八郡八十二浦，總計 8,460 餘戶，比《對馬國記》（江戶初期成書）所載 5,277 戶多。依江戶時代的宗門別帳，1665 年有 23,900 人，1684 至 1708 年大約有 30,000 人左右。⁶³若據此推測，江戶時代對馬大約 5,000 至 6,000 戶，《海東諸國紀》記載的戶數有些誇張。壹岐有七鄉十三里十四浦，計 2,060 餘戶。就面積而言，對馬島約 710 平方公里，壹岐面積 139 平方公里。壹岐島面積為對馬的五分之一，人口為四分之一。壹岐有水田、旱田，生活較對馬容易，此大約是人口多於對馬之故。當時的壹岐由志佐、佐志、呼子、鴨打、塩津留等分治，⁶⁴皆屬於松浦黨。

申叔舟對日本各州特產的記載，如表 1 所列甚少。對於天照大神祠，則載：「國無貴賤，遠近皆來謁祭。」⁶⁵有關各州水田町數的記載，大致為江戶時代的通信使所承襲。1655 年從事官南龍翼所著《聞見別錄》中，日本七道六十六州的水田町數即完全抄錄《海東諸國紀》。他說：「町田之數略載海東紀，年遠齒繁之後，雖不可准，其前數州之大小或可據此以知，故分註於各州之下。」⁶⁶由此可以推測，至十七世紀中葉，朝鮮對日本國內州郡農業生產的認識，並沒有太大進展。

⁶²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18-220。據調查，元祿年間（1688-1704）對馬人口有32,000人，但糧食生產（包括麥、豆等）總計三千石，只夠養15,000人；幣原坦，〈對馬問題〉，《朝鮮學報》，第一輯（奈良，1951.5），頁2-3。

⁶³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25-244；田中健夫，《對外關係と文化交流》（東京：思文閣，1991），頁205。

⁶⁴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44、248-251；田中健夫，〈『海東諸國紀』に見る中世の對馬と壹岐〉，頁212。

⁶⁵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42。

⁶⁶ 南龍翼，《聞見別錄》，收入《海行摠載》第六輯，〈州界〉，頁9上，夾註。

表1 各州特產

特 產	屬 州	頁 碼
溫井（溫泉）	出羽州、伊豆州（二處）、周防州、越中州、豐後州（五處）、肥前州（二處）、肥後州	141、144、153、165、188、195、211
火井（火山口）、硫黃	下野州、伊豆州、筑前州、薩摩州	141、144、174、213
金	出羽州、陸奧州	141、142
水銀	伊勢州	142
銅	備中州、備後州、長門州	149、158
刃鐵	長門州	158
荷葉綠（綠色顏料）	周防州	153
深重青銅	丹後州	167

四、朝聘應接紀

根據《海東諸國紀》目錄，朝聘應接紀包括使船定數、諸使定例、使船大小船夫定額、給圖書、諸使迎送、三浦熟供、三浦分泊、上京人數、三浦宴、路宴、京中迎餞、晝奉盃、京中日供、闕內宴、禮曹宴、名日宴、下程、例賜、別賜、留浦日限、修船給粧、日本船鐵釘體制、上京道路、過海料、給料、諸道宴儀、禮曹宴儀、三浦禁約、釣魚禁約等二十九項，⁶⁷各項規制綜列成表2外，下面僅就通使者、接待制度二項作討論。

（一）通使者

日本遣使至朝鮮者，除國王（將軍）外，還有各地有勢力者，如畿內山城州的畠山殿、細川殿、左武衛殿（斯波氏）、山名殿、京極殿、右武衛殿（澁川氏）、甲斐殿（斯波氏）、伊勢守等；山陽道周防州的大內殿；西海道筑前州的小二殿；豐後州的大友殿；肥前州的千葉殿等，及各地的鎮守、太守、代官、僧

⁶⁷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0-13。

侶、住持比丘等。⁶⁸足利政權下的對外關係並非由國王獨占，而是多元的。申叔舟將這些通使者列載於七道六十六州中，通使目的則是受圖書、⁶⁹受職、送還漂流人、報告漂流人、賀觀音顯像、護送壽藺等。有些有歲遣一船，或一、二船的約定。對連年朝貢者或沒有急迫性的朝貢者，皆不予接待。有些則因對馬島主宗貞國之請，特別予以接待。通使最多的是西海道八十五次，依序是畿內二十九次，山陽道二十七次，山陰道十二次，南海道三次，北陸道二次，東山道一次。西海道又以肥前州三十五次最多，其次為筑前州十九次，豐後州十二次，薩摩州十一次，肥後州六次，豐前州二次。山陽道長門州七次，周防州六次，安藝州和備後州各五次，幡摩州（播磨）和備前州各二次。山陰道石見州五次，出雲州三次，但馬州、丹後州、伯耆州、隱岐州各一次。其他南海道阿波州一次，伊豫州二次。北陸道若狹（狹）州二次，東山道信濃州一次。畿內二十九次中，山城州有二十六次。⁷⁰其中以 1455、1456、1457、1467、1468、1469、1470、1471 年朝貢次數較多。此時朝貢者增加，除足利政權未採禁止政策外，⁷¹另一方面則與朝鮮為防止倭寇採懷柔政策，及想藉朝貢方式建立大國威嚴有關。

朝鮮稱對馬、壹岐島人為島倭，稱其他地區的倭人為諸鎮倭人、深遠處倭人，對以使者名義來者稱為客倭或使送倭人，為貿易來者稱為商倭或販賣倭人、興利倭人。⁷²使倭寇變成客倭或商倭的懷柔政策，太祖（1392-1398 在位）時代已施行。但這種政策反使往來增加，負擔加重。因此太宗（1401-1418 在位）以後，有限

⁶⁸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14 -131、154 -155、175、189、197、表2。守護、大名、商人也各自與朝鮮交通。村井章介，〈朝鮮に大藏經を求請した偽使について〉，收入田中健夫編，《日本前近代の国家と対外關係》（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頁319。

⁶⁹ 受圖書即接受刻有其名的銅印，往來書簡上必按此印作為驗證。

⁷⁰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15-218；頁173-218；頁146-161；頁167-173；頁162-163；頁164-165；頁140-141；頁112-139。

⁷¹ 長正統，〈中世日鮮關係における巨首使の成立〉，《朝鮮學報》，四十一輯（奈良，1966.10），頁53。

⁷² 中村榮孝，《日本と朝鮮》（東京：至文堂，1966），頁103；長節子，《中世国境海域の倭と朝鮮》，頁342-346。

制使船、授予圖書、發給文引等措施。《太宗實錄》十四年（1414）八月丁未條載：

……論宗貞茂曰：今後日本國王及對馬島、大內殿、小二殿、九州節度使等十處倭使外，各處倭人毋得出送。上從之。⁷³

即日本國王、對馬島、大內殿、小二殿、九州節度使等十處的倭使外，其餘均不得遣使。這是對使船最初的限制。世宗六年（1422），回禮使朴安臣（1369-1447）、副使李藝（1373-1445），在歸途曾與九州探題泷川義俊協商。據《世宗實錄》載：

……閣下之使价，厚禮以待，曾有朝命矣。然一年之內，使人或至二十餘行，豈皆閣下之使人，率皆干請興利者也。……自今每歲春節一使人，秋節一使人敬問起居。必以新造圖書著送，又有緊要事外，不敢使人。⁷⁴

即義俊之使者，一年之中有二十餘次至朝鮮，其中多半是商人。因此協定以後每年派遣使者，限春、秋二次。這是對九州節度使首次的限制，之後看不到規定使節船數的記錄。《海東諸國紀》載：

庚申（1440）年遣使來朝，書稱安藝州小早川美作守持平，約歲遣一船。父常賀，近侍國王。⁷⁵

1440年是世宗二十二年，這是歲遣船之名在文獻上最早的記錄。世宗時代，還有肥前州的源吉和石見州的和兼，分別於1445、1447年約歲遣一船。⁷⁶至於和對馬島主宗貞盛之間，世宗二十五年（1443）於癸亥條約中約定五十船。其他宗氏如宗彥七（盛國）約歲遣七船，1444年宗盛家約歲遣四船，1445年宗盛弘亦約

⁷³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太宗實錄》，卷28，頁638，十四年八月丁未條。

⁷⁴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26，頁395上-下，六年十二月戊午條。

⁷⁵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52。

⁷⁶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71、203。

歲遣四船。⁷⁷

端宗二年（1454）派遣僉知中樞院事元孝然到對馬的諭告文中，有：「曾有定約，使船一年毋過五十隻，今年使船頗違前約。」、「遠處人前此使船希罕，一年一隻，或隔一、二年、三、四年，故不曾定數。近年一岐島內四、五處人，頻送使船，故我國亦厭其煩，將有區處。」⁷⁸知對馬歲遣船有定數，但 1454 年則違約派遣。至於日本本土來的使船因不多，故沒有定數。近年壹岐頻送使船，致使朝鮮不勝其煩。世祖元年（1456）時，「是歲日本國諸處使送倭人六千一百十六」。⁷⁹由《海東諸國紀》，知世祖一朝，自壹岐以至日本各地約歲遣一船或一、二船者大幅增加。對馬島則另有宗茂世約歲遣三船；秦盛辛、宗彥九郎真秀、國久均約歲遣一船；宗貞秀約歲遣七船等。⁸⁰世祖將歲遣船分深處倭和對馬島倭二類，而深處倭歲遣一船或一、二船的規制，大體確定。根據《海東諸國紀》記載，約歲遣五十船者一名，七船者二名，四船與三船者各一名，一、二船者十四名，一船者二十七名。⁸¹因此可以推測各地歲遣船數，在成宗元年（1470）應已定制。

世祖末年，即 1466 年以後，約定船數以外的使船增加，此與日本和朝鮮兩國國內特殊狀況有關。在日本有天災飢饉，《世祖實錄》載：

慶尚道都觀察使金淳馳啟對馬州太守宗盛職書，其書曰：
日本國因大風、大水之災，人民飢饉，死亡者多。聞大國

⁷⁷ 金健瑞等編，《增正交隣志》（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4），卷4，約條，頁171。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105，頁403下，二十六年閏七月己亥條載：「歲癸亥春，約以五十隻為定額。」宗彥七歲遣七船，大約在1443年癸亥條約成立前後。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105，頁404上，二十六年閏七月己亥條載：「宗彥七一年使送船隻內，四隻上京支持，其餘三隻聽令留浦興販。」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24、222。

⁷⁸ 齊藤孝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端宗實錄》，卷12，頁502下、503上，二年十二月癸未條。

⁷⁹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2，頁48上，元年十二月己酉條。

⁸⁰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33、235、236；表2

⁸¹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22、224、228、232、235、236、245、246、247；表2。

年豐，咸仰大國買賣，以資生利。……⁸²

又由於應仁之亂，各地兵力被動員至京都，戰亂擴大，地方失序。此二因素，使逃亡求食者增加，並將注意力轉至豐年的朝鮮。至於朝鮮，世祖即位後一改世宗的排佛，開始振興佛教。他參詣寺院、造佛像、建塔堂、複印海印寺高麗大藏經、賜予寺院畫像、編修諺譯經典、設刊經都監印刷佛典、在京城建丹覺寺等。⁸³又 1462 至 1469 年頻頻出現祥瑞，如 1462 年上元寺觀音顯像。1464 年王宮後苑降甘露；檜巖寺如來顯像、降甘露；丹覺寺有五色、異香瑞氣；勤政殿湧出如虹之氣。1465 年丹覺寺出現瑞氣、瑞雲、雨花、降甘露、舍利分身等。1466 年長安寺（金剛山）、正陽寺（金剛山）出現瑞氣、異香、地動、雙鶴飛翔、雨花、舍利分身、甘露等；表訓寺（金剛山）出現祥雲、瑞氣、雨花；上院寺（五台山）出現舍利分身；丹覺寺出現舍利、甘露、雨花、瑞氣等。1468 年後苑降甘露，殯側佛殿如來顯像。1469 年丹覺寺有舍利分身，奉先寺有雨花等。⁸⁴祥瑞的出現，朝鮮國內百官朝賀，日本各地也藉慶賀之名，增派使船到朝鮮。《海東諸國紀》載：「自上院寺有觀音現像，圓覺寺有雨花、舍利之異，以後諸州遣使來賀者甚多。雖前不遣使者，皆許接待。」⁸⁵此由 1466、1467、1468 年賀觀音顯像、雨花、舍利之例，大致亦可瞭解。⁸⁶

又，藉護送僧壽蘭之名，亦是定約外使船增加的原因。壽蘭是肥前州上松浦那久野（名護屋）能登守藤原賴永於 1466 年派遣的使節。《海東諸國紀》載：

時我世祖方議通信於日本國王，以風水險遠，欲因諸酋使

⁸² 齊藤孝編，《歷代朝鮮朝實錄·世祖實錄》，卷23，頁404上，七年二月癸巳條。

⁸³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下，頁49-51。

⁸⁴ 高橋公明，〈朝鮮遣使ブームと世祖の王權〉，收入田中健夫，《日本前近代の國家と對外關係》，頁350-351。

⁸⁵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47。

⁸⁶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47、149、150、153、156-160、162、168、170、184、185、186-187、195、206-210、212、213、215、216。

為使問。時在館者則壽蘭於其中稍解事。遂命授書與禮物以送于國王。又命禮曹書諭大內殿及賴永護送，兼致賜物，文正元年（1466）丙戌五月受命而去。⁸⁷

世祖委壽蘭攜國書和禮物送于國王義政，並且命禮曹書諭大內殿和賴永護送，國書內容是說明金剛山諸名剎出現祥瑞。⁸⁸壽蘭於五月離開朝鮮，六月回到上松浦，1467年2月出發到京都。因「都中兵起，海賊充斥」，經六十日始抵達，並致書與禮物於國王。1468年二月國王遣僧心苑東堂等赴朝鮮，並讓壽蘭同行。國王的答書是賀金剛山祥瑞，並請再賜因戰火遺失的朝鮮金印。⁸⁹壽蘭以國王的使者於兵亂中往來日本和朝鮮，因此有不少是以護送壽蘭為名派遣的使者。《海東諸國紀》載：「壽蘭往來兵中，故多稱護送而來者。」⁹⁰此類使者有十二名。⁹¹

朝鮮為限制日本使者來交通，又有授予圖書、攜帶書契、發給文引等措施，若無書契、文引則不予接待。圖書即銅印，上面刻接受者名字。朝鮮視此為私印，與官印有別。授予之際，於紙上押印作為範本，分藏禮曹、典校書（掌印官廳）、三浦，朝貢時必須與文書上的銅印相比對，以辨別真偽。⁹²圖書的授予始於世宗初年，最早的記錄是1418年11月（世宗即位）因鎮西奉行小早川則平之請而造給。1419年對馬之征後漸普及，以至對馬、壹岐、九州、中國等地都有受圖書人。⁹³書契即記載遣使目的、貢物

⁸⁷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18-119。

⁸⁸ 齊藤孝編，《歷代朝鮮朝實錄·世祖實錄》，卷38，頁135下-136上，十二年閏三月己亥條。

⁸⁹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7，頁92上，元年八月庚午條。

⁹⁰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34。

⁹¹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19、131、134-136、164、167-170、172-173、184-185。

⁹²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朝聘應接紀·給圖書〉，頁262；木村拓，〈15世紀朝鮮王朝の対日本外交における圖書使用の意味—冊封關係との接点の探求〉，《朝鮮學報》，一百九十一輯（奈良，2004.4），頁35-36。

⁹³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71、179、180、182、198、199、200-204、210、211、225、227、228、231、235、236、241、242；中村榮孝，《日本と朝鮮》，頁114；長節子，〈対馬島宗氏領國支配の發展と朝鮮關係諸權益〉，《朝鮮學報》，第三十九、四十輯（奈良，1966.4），頁183-184。朝鮮授予日本交通者圖書，15世紀大約在70人以上。木村拓，〈15世紀朝鮮王朝の対日本外交における圖書使用の意味—冊封關係との接点の探求〉，頁45、55。

項目、請求物品等的外交文書，此亦是在對馬之征後施行。九州地區的交通者攜帶九州探題的文書，對馬島內的交通者攜帶宗氏的文書。⁹⁴但後來對肥前上松浦佐志氏、下松浦志佐氏、薩摩州島津氏、石見州長濱周布氏、豐後大友氏等也發行書契。《世宗實錄》，二十一年四月乙未條載：

臣切審倭人受宗貞盛、宗彥七、宗茂直等書契而來者，非皆對馬島之人。間或有不事農業以盜竊為業，付托對馬島船而來者。若受佐志殿、志佐殿、薩摩州、石見州、大友殿書契者，亦或偽造而來。姦詐之徒，多方托故，其來絡繹，因此供億浩繁。⁹⁵

此為僉知中樞院事李藝的上啟，由此文書知後來攜帶宗氏書契者，並非皆是對馬人。攜佐志氏、志佐氏、島津氏、周布氏、大友氏之書契者，亦有偽造情形。

文引即路引，亦是准予交通的一種證明。《世宗實錄》八年（1426）五月甲寅條載：

臣（李藝）恐諸處雜人汎濫橫行，各處使船及興利船皆給路引，今後無路引者，勿許接待。⁹⁶

即 1426 年時，李藝提出使船和興利船均須路引才給予接待的提案。《世宗實錄》，十七年（1435）九月丁丑條載：

國家於宗彥七、宗茂直等處，皆給圖書，然不宜私相交通。如無我之文引，不許接待。⁹⁷

1435 年時，對馬宗氏等交通者，雖有圖書，但若無路引，亦不接待。世宗二十年（1438），李藝在對馬與宗氏商議文引時，有二條約定。《世宗實錄》載：

⁹⁴ 中村榮孝，《日本と朝鮮》，頁115-116。

⁹⁵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85，頁26上-下，二十一年四月乙未條。

⁹⁶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32，頁493下，八年五月甲寅條。

⁹⁷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69，頁444下，十七年九月丁丑條。

……就中四事，亦為修好之約。……其二，陸地諸處使人出歸時，若無我之文引，則不許接待。……其四，島內各處圖書雖已成給，無吾文引，則其出歸船，須即還送。⁹⁸

即陸地各處遣使和對馬島內受圖書人遣使，均需島主的文引，否則不予接待。但《世宗實錄》二十一年二月乙卯條又載：

議政府據禮曹書呈啟，日本國王使人及管領武衛使人，則不問宗貞盛文引有無，許納。其餘使人，考其宗貞盛文引有無接之。且如曾所通信而親來者，及誠心歸順如井大郎者，又如大內殿、菊池殿，皆非貞盛所處分者也，其所使之人則雖無貞盛文引，慶尚道觀察使毋得還送，馳報待決施行，從之。⁹⁹

即翌年又規定國王和管領武衛（左武衛殿）的使者，不論有無宗貞盛的文引，皆予以接待。過去曾遣使現親自來朝者、誠心歸順者，及大內殿、菊池殿等，雖無文引，慶尚道觀察使不得送還，須馳報中央決定。由上知，除少數例外，沒有對馬島主的路引，朝鮮不予接待。1468、1469 年有三十二例是無路引，惟因宗貞國之請，朝鮮仍給予接待。¹⁰⁰其他如「不緊人」、「連年來」，均不接待。¹⁰¹

因救助或報告朝鮮漂流民而朝貢者，《海東諸國紀》記載從 1450 年代至 1470 年代計有十人，這十人分佈周防、長門、筑前、豐後、肥前、肥後、對馬等地，¹⁰²這些地區大體上也是和朝鮮往來較頻繁的地區。又，朝鮮亦授職給日本交通者，此為優遇，為懷柔策略之一。據《海東諸國紀》載，筑前州有四位，對

⁹⁸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83，頁652下，二十年十月己巳條。

⁹⁹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84，頁8上，二十一年二月乙卯條。

¹⁰⁰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38-141、150-151、160-161、163、165、169-171、173、185-188、195、205-209。

¹⁰¹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87、206、212-213。

¹⁰²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25、239；表2。15世紀中期以後，從西國送還朝鮮漂流民的體制大體形成。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頁120-121、122。

馬島八位，壹岐島三位。官職如中樞府同知事從二品、上護軍正三品堂下、護軍正四品、司果正六品（無實務）、副司果從六品（無實務）、參軍正七品、司正正七品，¹⁰³此為西班牙武官。受職者，每年親自朝貢，不得遣人替代。¹⁰⁴

（二）接待制度

朝鮮接待日本使節的制度，《經國大典》〈待使客〉條有記載，但內容簡略。¹⁰⁵《海東諸國紀》中的「朝聘應接紀」則有詳細完備的記載，此為瞭解十五世紀以後朝鮮接待日本使節重要的史料。

大內氏和小二殿於足利義滿受封日本國王前，因協助禁止倭寇最早與朝鮮交通。左武衛、畠山、細川是以擔任幕府管領負責外交事務，因而取得交通權。京極、山名分別於 1458、1459 年開始與朝鮮交通。應仁、文明之亂後，這些管領大臣至朝鮮交通次數增加。1470 年九月前往對馬的宣慰官司譯院僉正田養民所攜禮曹文書中有：「前此管提等大臣使，間歲而來。……近年以來，歲或有十餘度。……」¹⁰⁶1470 年義教遣心苑東堂、細川勝氏、伊勢正親至朝鮮，當時禮曹的答書：

昔者，國使之外，或有稱管領之使者，然亦必承國王之命耳。今者管領細川持賢、細川勝氏、畠山源義勝、畠山源義就、山名教豐、山名宗全之輩，使船絡繹。貴使所見聞也。其根腳端由皆所未悉，其館待節目恐有踈誤。況私交之事，恐為國王殿下所訝。……¹⁰⁷

過去管領遣使都是承國王之命，今細川、畠山、山名等不少假託國王之命私自前來交通。為防止偽使，有些接待規定在 1470

¹⁰³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179、180-181、182、225、227-228、230-231、239、241、242、243、250、251

¹⁰⁴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60。

¹⁰⁵ 法制處編，《經國大典》上卷，〈待使客條〉，頁259。

¹⁰⁶ 齊藤孝編，《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7，頁94下，元年九月丙子條。

¹⁰⁷ 齊藤孝編，《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7，頁99下，元年九月壬寅條。

和 1471 年作了部分修正。如不計船上人數，只量船之大小依數給料。留浦期限，觀察使馬文到後十五日，還浦後二十日，期限外不給糧。上京各路線和所需時日，過海料由根據居住遠近支給，改為五日、十五日、二十日三種基準。¹⁰⁸這些修正，在《海東諸國紀》〈朝聘應接紀〉中被確定。下面僅就各類使者之接待、上京路線二方面作討論。

1. 各類使者之接待

《海東諸國紀》〈諸使定例〉條載：

館待諸使有四例，國王使為一例，諸巨酋使為一例，九州節度使、對馬島主特送為一例，諸酋使、對馬島人、受職人為一例。¹⁰⁹

即朝鮮接待日本使節，分 1. 國王使 2. 巨酋使 3. 對馬島主特送、九州節度使使 4. 諸酋使、對馬島人、受職人四類。國王指室町將軍，巨酋有畠山、細川、左武衛、京極、山名、大內、小二等，諸酋包括一些有勢力的守護大名，尤其是西日本地區。四類使者的船數、船之大小、船夫數、迎送、上京人數、宴享、賞賜、給料等，均有區別（參見表 2）。朝鮮與日本的交通是多元的，由於將軍缺乏統制力，其與第二、三類交通目的是期待他們共同壓制倭寇。第四類本身或是倭寇，或可能轉為倭寇，因此也希望與其和平往來。

朝鮮與日本國王同受明朝冊封，是對等關係。但《海東諸國紀》記載，日本國王的上、副官人在三浦的宣慰使宴和在京城的禮曹宴上，均行四拜禮，這是君臣禮儀。《世宗實錄》載：

日本國通信使卞孝文回至慶尚道玉浦馳啟，臣等初到對馬

¹⁰⁸ 齊藤孝編，《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7，頁95上、頁94下，元年九月丙子條；齊藤孝編，《成宗實錄》，卷10，頁130下，2年4月辛亥條；齊藤孝編，《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11，頁160下，二年八月丙寅條。

¹⁰⁹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60-261。成宗元年時，稱畠山、山名、京極、武衛、細川、大內，為巨酋或大臣。齊藤孝編，《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6，頁82上，元年七月乙酉條；卷7，頁94下，九月丙子條。

島，宗貞盛受賜物，行四拜，以致謝意。……行至赤間關，大內教弘徑到赤崎浦迎候。翼日受賜物，賜物將至，教弘立庭下，躬身以迎，陞堂跪受叩頭。……¹¹⁰

宗氏和大內氏接受朝鮮國王賜物是「行四拜」、「跪受叩頭」禮。《海東諸國紀》載：「受我國官職者，歲一來朝，不得遣人。」¹¹¹即受職人至朝鮮被視為是朝貢。由此接待禮儀，知朝日雙方往來是以朝鮮為中心的臣屬關係。但日本交通者的目的是為貿易，因此這種臣屬關係無法實質反映當時雙方的外交。¹¹²

2. 上京路線

日本使節由三浦至漢城道路的限制始於世宗時期，《世宗實錄》三年（1421）正月戊辰條載：「時日本諸島使者絡繹，驛路疲弊，其來往之路分為二道。」¹¹³但二道路線並沒有明文記載。同書五年（1423）三月癸巳條又載：

兵曹與議政府諸曹同議啟，倭客人皆以陸路一處上來，故各驛勞弊。若水路可以行船時，則以水邊各官官船從洛東江上來，至尚州守山驛下陸，更從陸路踰草站，至忠州金遷川乘船達于京。……客人騎卜馬不滿十匹者，並依舊陸路上來。水路不宜行船時，則除草站，從增若、竹嶺兩路分道上送。命如議得，一、二度上來後，便否更啟。¹¹⁴

即倭人皆以陸路上京，以致各驛勞弊，兵曹等建議利用洛東江、金遷川水路至京城。如果貨物不多，則仍由陸路。水路無法行船時，由增若、竹嶺分二路至京城。但由水路至京城，必經尚州、

¹¹⁰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102，頁340下，二十五年十月甲午條。

¹¹¹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60。

¹¹² 日本交通者通常稱朝鮮國王為「殿下」，稱朝鮮為「貴國」、「上國」。但1466-1471年間，改稱「皇帝陛下」和「大國」。反映此時其需求朝鮮物質更為迫切。齊藤孝編，《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6，頁84上，元年七月乙未條；卷7，頁92上，元年八月己巳條、頁98上，九月甲午條；高橋公明，〈外交儀禮よりみた室町時代の日朝關係〉，《史學雜誌》，91：8（東京，1982.8），頁82下。

¹¹³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11，頁170下，三年正月戊辰條。

¹¹⁴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19，頁282下，五年三月癸巳條。

聞慶、忠州、金遷江，當地官吏和百姓須負責接待，負擔重，以致有農業失時，甚至流亡情形。¹¹⁵世宗十四年（1432），禮曹建議：

自今客人到泊乃而浦者，經由昌原、星州、沃州、清州、竹山、龍仁、漢江。到泊富山浦者，經由東萊、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尚州、聞慶、忠州、驪興、廣州。到泊塩浦者，經由蔚山、彥陽、慶州、安東、榮川、丹陽、堤川、原州、楊根、平丘入京。驛路民戶迎送勞逸庶得均平。¹¹⁶

由乃而浦、富山浦、塩浦三路線至京城，可使驛路民戶的迎送勞逸平均。諸曹討論的結果：

由塩浦來者，經蔚山、慶州、安東、榮川、丹陽、忠州、驪興、楊根、平丘。由富山浦來者，經東萊、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尚州、聞慶、延豐、槐山、陰城、陰竹、利川、廣州、廣津。由乃而浦來者，經昌原、星州、沃州、清州、鎮川、竹山、龍仁、漢江入京。……從之。¹¹⁷

乃而浦路線依照禮曹建議原案，富山浦和塩浦路線分別在聞慶和丹陽之後的路段略有修正。其後，因對馬島主宗貞盛不守分泊三浦的規定，¹¹⁸世宗二十年（1438）再次修正。《世宗實錄》載：

自乃而浦至京城分為二路，一路自昌原經由昌寧、星州、金山、沃川、清州、鎮川、竹山、龍仁，渡漢江入京。一路自密陽經由清道、聞慶、延豐、槐山、陰竹、利川、廣州，渡廣津入京。富山浦、塩浦到泊客人合為一道，自慶

¹¹⁵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55，頁157下，十四年正月戊辰條。

¹¹⁶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55，頁157下，十四年正月戊辰條。

¹¹⁷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55，頁157下，十四年正月戊辰條。

¹¹⁸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80，頁615上，二十年二月己巳條。

州經由永川、新寧、義興、義城、安東、榮川、基川、丹陽、忠州、驪興、陽（楊）根、平丘入京。¹¹⁹

即乃而浦至京城分兩路，富山浦和塩浦至京城合併為一路。但由《海東諸國紀》中的「上京道路」，知三浦至京城的路線並非固定不變。明宗時代（1546-1567）分中路、左路、右路、水路四路。若與《海東諸國紀》對照，中路即乃而浦和富山浦至京城十四日的路線，左路為塩浦至京城水路、陸路均需十五日的路線，右路為乃而浦至京城十三日的路線，水路為乃而浦至京城水路十九日的路線，三浦至京城的路線並沒有改變。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時，小西行長、加藤清正、黑田長政的軍隊，即是循這些已為日人熟知的路線，因此軍事進展迅速。戰後朝鮮和日本恢復交通、貿易，但鑑於前弊，遂不再讓日人至京城。¹²⁰

五、孤草釣魚禁約

朝鮮王朝初期，日本漁船可以在朝鮮近海作業，並且和朝鮮人民交易。十五世紀初，朝鮮方面擔心日本商船停泊各地，將會打探朝鮮兵船虛實，為了國防上的安全，因此限制日本商船只能停泊薺浦（乃而浦，今熊川）和富山浦（今釜山浦），¹²¹以致漁船的作業也限制在這二浦附近。此一限制受影響最大的是對馬島民，因其多半以漁業為生，而且多在朝鮮近海活動。其後，對馬在要求增開港口時，也要求擴大捕魚區。世宗八年（1426），因掌握對馬實權的早田左衛門太郎（三未多羅）要求增開蔚山塩浦，¹²²遂成為所謂的「三浦」。據《世宗實錄》，九年三月乙卯條載：

¹¹⁹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80，頁615上，二十年二月己巳條。

¹²⁰ 參見表2。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上，頁507-509、511、514-516。

¹²¹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上，頁482-483；李鉉宗，《朝鮮前期對日交涉史研究》（首爾：韓國研究院，1964），頁241。最初興利倭船散泊各浦。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太宗實錄》，頁101-102，七年七月戊寅條。

¹²²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31，頁467下，八年正月癸丑條。至1510年三浦之亂止，均停泊此三浦。李泰勳，〈朝鮮三浦恒居倭の刷還に関する考察〉，《朝鮮學報》，一百九十五輯（奈良，2005.4），頁41。

左衛門大(太)郎使人奉書禮曹曰：……且興販捉魚，只許乃而浦、富山浦兩處，此土人生理為難，咸望兼許固城、仇羅梁安心買賣，以副民望。……移文慶尚道，照悉。¹²³

即翌年左衛門太郎又要求到固城和仇羅梁近海捕魚和交易，並且得到許可。由於世宗十二年(1430)九月，左衛門太郎之子六郎次郎再度要求到固城浦和仇羅梁交易，¹²⁴據此推測，至此時對馬似乎仍無法到此二處。同年十一月和十五年二月，島主宗貞盛二次送書朝鮮禮曹，要求在加背梁、仇羅梁、豆毛浦、西生浦四處捕魚，但朝鮮均未答應。¹²⁵《世宗實錄》，十七年(1435)十月乙卯條載：

禮曹啟，對馬島捕魚、興利船曾許住泊於乃而浦、富山浦、塩浦等三處。今欲往來商販於加背梁、仇良梁等處，且欲留同類一人，換船軍並騎釣船，勿論他境，隨意釣魚。然加背梁等處往來興販，固不可聽。只許船軍換騎，開雲浦等處往來捕魚，從之。¹²⁶

即准許對馬漁船在開雲浦等地捕魚，但需一人上岸為人質，另以朝鮮水軍一人上船。以朝鮮水軍同乘，似有監視性質。

由於世宗二十年(1438)、二十一年(1439)九月和十一月，宗貞盛又向朝鮮要求增加捕魚區。朝鮮禮曹回覆，已有乃而浦、富山浦、塩浦三處，無法再向朝鮮王啟稟。¹²⁷所以至世宗二十一年，開雲浦似乎仍非朝鮮許可的捕魚區。又，由世祖三年

¹²³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35，頁531上-下，九年三月乙卯條。

¹²⁴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49，頁51下，十二年九月壬戌條。

¹²⁵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50，頁59上，十二年十一月己亥條；同書，卷59，頁246上，十五年二月壬子條。

¹²⁶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70，頁450下-451上，十七年十月乙卯條。

¹²⁷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83，頁652下，二十年十月己巳條；《世宗實錄》，卷86，頁59上，二十一年九月乙卯條、頁63下，辛未條；卷87，頁76下-77上，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條。

(1457) 正月廢除開雲浦萬戶，及翌年(1458)十一月再恢復萬戶推測，開雲浦或許從未許可為捕魚區。¹²⁸《世宗實錄》，二十年正月戊戌條載：

議政府據兵曹呈啟，慶尚道乃而浦到泊捕魚採藿倭船，於玉浦以北海中浦串，限日給文引。令玉浦萬戶考其日限，隨即還送。梁山以南禁其捕採之事，令監司、都節制使同議便否啟聞。從之。¹²⁹

朝鮮方面令監司、都節制使商議，到乃而浦捕魚、採海草的倭船，規定期限，發給文引，歸途由玉浦萬戶檢查其文引。梁山以南地區，則禁止倭船捕魚、採海草。

世宗二十二年(1440)三月，對馬又要求到西餘鼠島捕魚，但朝鮮不同意。同年五月宗貞盛向到對馬島的通信使高得宗要求至全羅道孤草島捕魚，朝鮮內部反對意見雖多，但世宗二十三年(1441)十一月，雙方終於締結孤草島釣魚禁約。¹³⁰《世宗實錄》載：

孤草島在全羅道南海中，距陸三十餘里，累代閑曠未有居民，故倭人請之。¹³¹

孤草島在全羅道海中，位置不明確。或說是一島，或說是孤島和草島二島，迄今無定論。孤草島釣魚禁約之內容，據《世宗實錄》，二十四年(1442)八月甲寅條載：

禮曹致書宗貞盛曰：往年冬月孤草兩島釣魚定約之時，足下使送之人除兵器，其船隻大中小及所騎人數，明白具錄，給文引，送到慶尚道巨濟地面知世浦，改受萬戶文引

¹²⁸ 齊藤孝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祖實錄》，卷6，頁120上，三年正月辛巳條；卷14，頁253下，四年十一月戊戌條。

¹²⁹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80，頁609上，二十年正月戊戌條。

¹³⁰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88，頁99下，二十二年三月甲子條；卷89，頁113上，二十二年五月庚午條；卷94，頁194下-195上，二十三年十一月乙卯條。

¹³¹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89，頁113下，二十二年五月庚午條。

前去。孤草兩島釣魚畢後，回到知世浦，納還萬戶文引，仍納船稅，然後發送。若無足下文引，潛來釣魚者，依賊船例追捕。潛持兵器他處橫行者，勿論文引有無，亦依賊船例論罪，已曾定約。¹³²

對馬島主送出的漁民，不能攜帶兵器。詳細記錄船之大中小及人數後，給文引。至巨濟島將島主文引交給知世浦萬戶，改領萬戶之文引後始能前往孤草島。捕魚結束後，至巨濟島領回島主文引，納船稅，然後回對馬。沒有島主文引秘潛至孤草島者，視為賊船，依例追捕。若攜帶兵器到處橫行，則無論有無文引，均以賊船論罪。由於有「已曾定約」一語，據此推測，此應是孤草釣魚禁約的內容。《海東諸國紀》，〈釣魚禁約〉載：

對馬島人釣魚者，受島主三着圖書文引，到知世浦納文引，萬戶改給文引。孤草島定處外，勿許橫行。釣魚畢，還到知世浦，還萬戶文引，納稅魚。萬戶於島主文引回批着印，還付為驗。若無文引者，稱不勝風浪，潛持兵器橫行邊島者，以賊論。¹³³

與前引禮曹給宗貞盛的文書相較，內容大致相同。惟捕魚者，前者為「足下使送之人」，後者為「對馬島人」。前者「納船稅」，後者「納稅魚」。依《世宗實錄》載，最初大船之魚稅為五百尾、中船四百尾、小船三百尾。因宗貞盛之請，減為大船三百尾、中船二百五十尾、小船二百尾。¹³⁴《經國大典》編成時（1469），大船二百尾、中船一百五十尾、小船百尾。¹³⁵

關於留置人質及朝鮮水軍同乘之事，根據前引《世宗實錄》十七年十月乙卯條，乃因禮曹建議而施行。此制施行概況，據《世宗實錄》二十六（1444）年閏七月甲申條載：

¹³²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97，頁259上，二十四年八月甲寅條。

¹³³ 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頁289-290。

¹³⁴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96，頁240下，二十四年六月丙午條。

¹³⁵ 法制處編，《經國大典》上卷，〈戶典·雜稅條〉，頁187。

……佐志殿管下倭船十三隻，托以孤草島捕魚，不受宗貞盛文引。……¹³⁶

同月己亥條，禮曹致書對馬州太守宗貞盛曰：

……一孤草島釣魚者，來受知世浦萬戶文引，仍納魚稅，已定契約。今無一人來受文引，亦不納稅，失信棄禮，孰甚於此。欲於孤草島遣人盡行搜捕，論以賊船。只緣交好之意，未即施行。自今無文引敢行者，及雖受文引而來非定所者，一依前約，並以賊船論斷。……¹³⁷

十一月丙子條，宗盛家所遣僧光俊致書禮曹六條中，第四條是「請孤草島釣魚」。而領議政黃喜、左參贊權躡、右參贊李叔時等共議後，不允其請。¹³⁸二十七年（1445）七月戊子條載：

慶尚道右道處置使報對馬州倭二船賣宗貞盛文引，不赴知世浦直到孤草島釣魚，還向本島泊。每每島遣兵艦追捕，皆有兵刃。居留船主倭二人于巨濟縣，命議政府禮曹議之。令禮曹致書宗貞盛曰：曾約以貴州人釣魚孤草兩島者，不持兵器，以足下文引到知世浦受萬戶文憑往釣，回到本浦納稅，受批乃歸。今有二船違背前約，邊將捕獲，請置於法。國家以修好之意，悉令放遣。足下一遵前約，將此人嚴加治罪。並將前後如此之徒，亦令痛治。¹³⁹

由上諸引文，加上前引二十四年八月甲寅條禮曹致書宗貞盛要求守禁約等，皆是對馬船隻無宗貞盛文引，或未至知世浦改領萬戶文引而直接到孤草島捕魚，結束後又直接回對馬，不納稅且持兵器等違約之事。由此推測，至1445年仍未能確實執行。

此制至1470年仍存在。《成宗實錄》，元年（1470）九月丙子

¹³⁶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105，頁400下，二十六年閏七月甲申條。

¹³⁷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105，頁404上，二十六年閏七月己亥條。

¹³⁸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106，頁419上，二十六年十一月丙子條。

¹³⁹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世宗實錄》，卷109，頁453上-下，二十七年七月戊子條。

條載：

一、貴島人至我國諸島釣魚者絡繹不絕，若不嚴立禁防，姦細之徒必有因而生釁者，故與先島主定約，每船留一人為質，以我國船軍一人押行，前往孤草島等處釣魚。……近來釣魚者，不依約橫行諸島。……但釣魚人留質，船軍押行事，彼此俱有所憚，不可舉行。其文引回批事，依舊法施行可也。今及此者，恐立法既久，或有愚民不知而冒犯耳。……¹⁴⁰

此為禮曹參議金永濡給對馬島主宗貞國（1467-1494 在職）的文書，由此文書可以知道，到孤草島的漁船須留置人質而另以朝鮮水軍同乘。1471 年完成的《海東諸國紀》並沒有記載此事。此後，未改領萬戶文引、潛持兵器、橫行邊島等違約事仍存在。¹⁴¹

孤草釣魚禁約的締結，使對馬島主獨占孤草海域的捕魚權。中宗五年（1510）三浦之亂後，朝鮮取消對馬島主的各種權益，對馬島人至孤草島捕魚的權利也被取消。¹⁴²

六、結論

申叔舟於 1443 年以書狀官隨正使卞孝文出使日本，《海東諸國紀》則是 1471 年才完成。申叔舟撰寫此書是奉成宗之命，他自己則認為與隣國外交往來，安撫接待各有其俗，必須先瞭解才能盡其禮，盡其禮然後才能盡其心，這可以說是他撰寫此書的動機。由於倭寇問題自高麗末期即困擾朝鮮，其或是聘問或是劫掠，完全在於朝鮮安撫是否得宜，因此《海東諸國紀》撰寫的重點是日本。

此書對日本歷代天皇的出生、年號、在位年、享年、在位期

¹⁴⁰ 齊藤孝編，《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7，頁95上-下，元年九月丙子條。

¹⁴¹ 齊藤孝編，《歷代朝鮮朝實錄·成宗實錄》，卷49，頁439下，五年十一月辛酉條。

¹⁴² 末松保和編纂，《歷代朝鮮朝實錄·中宗實錄》，卷11，頁352下-353上，五年四月癸巳條，「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金錫哲狀啟」；卷11，頁355上-下，五年四月丙申條，「對馬島敬差官康仲珎馳啟」。

間的大事等，多半有簡略的敘述，國王的相關記載則不多。日本二元政治的實態，申叔舟並沒有太多著墨。對日本的社會風俗、釜山至京都的路線和里程、七道六十六州的郡數、少數州的特產、對馬和壹岐的地理、人口等都有記載，涵蓋面雖廣，但不如江戶時代通信使觀察深入。惟七道六十六州水田數的記載，完全為江戶時代的通信使所承襲。

朝鮮對日本各地的遣使，最初均給予優厚待遇。由於日本使者蜂湧而至，財政負擔重，遂有限制使船、授予圖書、攜帶書契、發給文引等措施。1462 至 1469 年，此時期約定船數外的使船增加，原因是朝鮮頻頻出現祥瑞，日本各地藉慶賀之名紛紛遣使朝賀，另一方面則是藉護送壽藺之名加派使船。至於圖書和書契，因受圖書人和未攜帶書契者增加，而有偽造情形。無對馬島主文引不予接待的規定，因宗貞國之請，相當多以例外接待。至於歲遣船，通常是一艘或二艘，但對馬島主多達五十艘。島主宗氏掌控島內各交通者的文書，及所有交通者的文引。對馬島是倭寇的聚集地，朝鮮優遇對馬島主，是期待島主共同壓制倭寇。

朝鮮為防止倭寇，主要採懷柔政策。其與日本的交通是多元的，對交通者的接待則分四類。各類交通者的船數、船之大小、船夫數、迎送、上京人數、宴饗、賞賜、給料等，均有區別。朝鮮將日本交通者視為朝貢使，雙方往來是以朝鮮為中心的臣屬關係。但日本交通者目的是為貿易，並非朝貢。

此書是朝鮮對日本各種聘問規定的匯集，是十五世紀朝鮮認識日本的集大成，也是理解中世日本與朝鮮外交往來重要的史料。申叔舟死後，朝鮮遇有與日本外交上的問題，即以此書為準則，由此書可觀察十五世紀日朝外交的實態。

表 2 諸使接待表

項目	國王使節	巨首節	對馬島主特使節	九州節度使使節	諸首使節	對馬島人	受圖書人	備註
船數	3船	2船	無定數		1~2船		每歲朝貢不得遣人	皆須對馬島主文引
船之大小和船夫	不量船大小，以所見之數給料	量船大小	量船大小	量船大小				船分大、中、小三等，大船四十人，中船三十人，小船二十人，依定額給料
迎送	迎：三品朝官（宣慰使）、京通事送：相同	迎：京通事送：朝官、京通事	護送：鄉通事、上京朝官					
三浦供	上官人（正使）副官人（副使）正官伴從人	正官以上	正官以上					其餘給料
泊三浦	三浦皆可	三浦皆可		三浦皆可	三浦皆可			對馬島主歲遣五十船，二十五船停泊乃而浦（薺浦），二十五船停泊富山浦
上京人數	25人	15人	3-6人	3-5人	1-3人		堂上官3人、上護軍以下2人	島主每船1-2人
三浦宴	留浦：宣慰使宴1次、差使宴2次 還浦：差使宴1次	留浦：差使宴2次 還浦：差使宴1次	留浦：差使宴1次 還浦：差使宴1次		留浦：差使宴1次			壹岐島除外留船船夫給真麥末、油、乾魚、生魚、肉、白酒等
路宴	慶尚道三處，一處觀察使，二處守令設行忠清、京畿各一	慶尚道二處，一處觀察使親行，一處守令設行	慶尚、忠清道各一處，守令設行還時同		慶尚、忠清道各一處，守令設行	慶尚道一處，守令設行還時同		壹岐除外

項目	國王使節	巨首使節	對馬島主特使使節	九州節度使使節	諸首使節	對馬島人	受圖書人	備註
	處，觀察使設行。 還時同	忠清、京畿各一處，觀察使親行還時同			還時同			
京中迎餞宴	漢江迎宴 漢江餞宴	到館迎宴 漢江餞宴						
晝奉盃	三日一設	三日一設						
京中供日	早飯三次 乾受五日一給 柎炬三柄	早飯三次 乾受五日一給	早飯三次 乾受五日一給		一日二次乾受			早飯均熟供（煮熟的料理） 食品：巨首使、特送使、節度使使相同。 乾受：現物支給
闕內宴	進上肅拜後饋餉 下直肅拜饋餉	進上肅拜後饋餉 下直肅拜饋餉	進上肅拜後饋餉 下直肅拜饋餉		進上肅拜後饋餉 下直肅拜饋餉			宴品：依各使節有差等
禮曹宴	慰宴餞	慰宴餞	慰宴餞		慰宴餞			宴品：依各使節有差等
名日宴								宴品：依各使節有差等
下程	三次	三次	二次					食品等物由禮曹啟給，依各使等級、人數、停留日酌給（臨時支給的賜物）
別下程	三次	三次	二次					承政院啟給（臨時支給的賜物）
例賜	上、副官人：木棉長衫、白綿布長衫、冠、鞋各一。白綿紬、白紵布、黑麻布各三匹。綵花席五張。	上、副官人：木棉長衫、白綿布長衫、冠、鞋各一。白綿紬、白紵布、黑麻布各三匹。綵花席五張。		衣服、冠、鞋與國王使同，其餘則無				因事引見有別賜，由承政院啟給，多寡不一。

項目	國王使節	巨首使節	對馬島主特使節	九州節度使使節	諸首使節	對馬島人	受圖書人	備註
	正官：綿紬、白紵布、黑麻布各一匹。	正官：綿紬、白紵布、黑麻布各一匹。						
留浦日限	無日限	觀察使馬文到後十五日，還浦後二十日			馬文到後五~十日，依卜（賜物）多寡而定			期限外不給料
修船給粧	水軍節度使酌量題給							
日本船鐵釘定制	大、中、小船之大釘、中釘、小釘、鉅來釘的長度、重量各有定制							
上京道路	<p>陸路：</p> <p>乃而浦：金山→清州→京城13日 大丘→尚州→槐山→廣州→京城14日 富山浦：大丘→尚州→槐山→廣州→京城14日 永川→竹嶺→忠州→楊根→京城15日 塩浦：永川→竹嶺→忠州→楊根→京城15日</p> <p>水路：</p> <p>乃而浦：金海→昌寧→善山→忠州→廣州→京城19日 富山浦：梁山→昌寧→善山→忠州→廣州→京城21日 塩浦：慶州→丹陽→忠州→廣州→京城15日</p>							國王使無日限，其餘諸使過限則計日減料。因病、大水、貨物運輸等不得已滯船，由滯留地官衙給證明。
過海料								對馬島五日，壺岐島十五日，九州二十日
給料	一日兩次各一升，上、副官人給中米，其從給糙米。船夫給料	一日兩次各一升給糙米。副船依船大小、船夫額給料	一日兩次各一升給糙米		一日兩次各一升給糙米			違者上報禮曹，不許接待者給過海料之半。

資料來源：《海東諸國紀》，頁 259-282。

Koreans' Observations and Records on Japa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the Focus of Shen Shu Chou's
“Hae Dong Che Guk ki”

Lo lee-Hsin

Abstract

“Hae Dong Che Guk ki” records only Jap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Japan occupies ninety-seven percent of the book. It also contains six maps and from them one apprehends the extent of concern the Koreans had on the Tushima and Iki islands; Japanese world knowledge and Korea's, Japan's, Ryukyu's awareness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is book has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s on Japan's politics, society, customs and geography. Moreover it is the most detailed history document on Japan and Korea's foreign diplomac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Key words: Hae Dong Che Guk ki, Tushima, Iki

